

第十一期目錄

七七二周年

仲平

重慶清黨運動之分析

鍾南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上)

王時傑

英國的海軍實力

佩如謨

怪胎(插頁)

朱明

從匯價漲落說到中國經濟的危機(上)

李公愚

美國的兩件大事與中國之抗戰

張煥一

和漢奸論調鬥爭的確重要

譚正

從英國對日軟化說到中國和戰之利害

問津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毛一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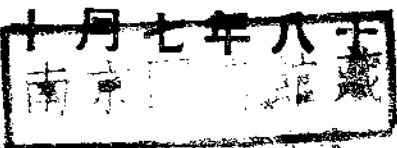
關於國家總末日

葉紀懷

黃岩人的苦悶(通憶)

林鈞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出版



七七一周年

仲平

時值盛夏，溽暑薰人；筆者處斗室之中，揮毫作一行書，汗滴輒行行下。偶爾推窗，迎取涼意，仰望白雲在天，盡成火赤，不期想見四方；彼匍匐前線出入於槍林彈雨者，沈淪溝壑輾轉於妻啼子哭者，丁此炎炎當空，身之所焚，心之所灼，其水深火熱又將何如邪？

七七事變，瞬值二年。蘆溝橋之欄干依舊，永定河之水色全非；蓋其一點一滴，莫非我英勇將士與無辜民衆之鮮血，涓涓成流，一瀉百里。雖然，此一瀉百里之血流，固吾英勇將士與無辜民衆為國犧牲之結晶也，而所謂「為國」者，其結果又為何如邪？

慨當揭發抗戰之初，政府當局，謂日方兵力徒有其名，不足為畏，只須稍振雄姿，必能相對支持，有例如九一八也；洎乎屢戰屢敗，無以為情，乃又倡日本國內無法久持之說，冀獲助於天神。今抗戰二年來矣，華北之役，時僅兩旬，平津告陷，其後每隔旬則失去一大城市；迄乎年終，北至察綏，西至太原，南至濟南，東至於海，整個華北，全部淪亡。華中之役，時隔五月，陷南京與杭州，又五月，陷徐州，又五月，陷武漢。此華中之五月一度與華北之兼旬而居，彼攻我退，若有節奏。華南之役，廣州之失陷幾與武漢同時，其短促又幾與南昌同速。凡此節奏，在局外人觀之，幾將疑為日本以戰爭為藝術也。此等成績，明示日本之兵力并非徒有其名，而日本國內無法久持之說，固亦有事實證明之矣。吾人之為此引論，良非揚長揭短，自貶志氣也；夫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民族之獨立與生存，為求獨立生存而舍抗戰以外無他法時，自不得不出於一戰；今抗戰兩載，國土喪失殆盡，人力物力亦喪失殆盡，所謂抗戰者，已臻日暮窮途之境，其結果之必不能獲達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之目的，自不待言；當此之時，政府當軸應如何知己知彼，改變方策，利用有利之時機，以保全國族危急萬狀之生命？乃當軸諸公，明知抗戰已無能為力猶強持抗戰到底，果何所為而然邪？豈必將此最後幾許之英勇將士犧牲淨盡方稱到底邪？豈必待簽亡國之盟於城下方稱到底邪？抑個人之好惡尤較國家民族之生命為重邪？

關於國際形勢之險惡，及夫遠東問題之複雜性，吾人於此胥不欲多事評析；僅就抗戰的內在狀況言之，固已無一不足成為抗戰必敗再戰必亡之徵兆。吾四五萬萬之民衆，孰願令其國家亡於無目的之抗乎？孰忍見其忠勇之前衛長此犧牲而無所得乎？孰忍見其無辜之同胞長此流離無歸乎？噫嘻！誰無父母？死別生離！誰無子弟？魂魄無依！嗟我國民，爾愛爾國，亦愛爾家，揭竿舉義，此其時矣！八荒可斥，懼懼於秦威何為者？

重慶清黨運動之分析

鎮

南



據銀行界消息：最近重慶方面發生一次極大的混亂，有很多大小人物被逮捕；未被捕者，亦人人自危，特別那些殘破的城內擴張到城郊各地帶。消息非常突兀，令人摸不着頭腦。茲據六月三十日美聯社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今日下令各省市黨部，命其清除黨中之腐化份子，凡黨員平日言行不能與精神總動員之原則相應合，不能與抗戰建國之需要相切合者，皆在清除之列」云云，可知事件并不是虛構了。

國民黨在其所謂「長期抗戰」已經臨到力竭聲嘶的今日而大舉清黨，無論其對於抗戰局面有無影響以及將因此搖動全部人心，最少他是自行暴露其不團結不一致的弱點，可無疑義。事實上，遠在一月之前，即下令通緝汪精衛先生之前的一兩週間，所有重慶方面對於重慶當局不表同情的大小人員，早已在所謂「動搖份子」的罪名之下處死的處死就逮的就逮了；而所謂動搖份子者，他們在重慶地方即心有欲言也不敢出之於口（連參政大員也只有唯命是聽的），然則此次所可「清」者究竟是那些人呢？

據我們所知：在重慶，除了所謂「汪派」早已遭受摧殘之外，其餘可分為三大派：一派，也是主和的，但他們所主張的和議方式是希望國際調停，和汪先生主張以直接談判為主的見解不同；一派，是英美系的主戰派，他們是以英國為主要背景，跟着英國從事反日活動，如果英國將來對日妥協，他們也跟着英國對日講和；第三派是蘇俄系的主戰派，他們的背景是蘇俄，他們的實力是中國紅軍，這一派主張抗戰到底，決不言和，「言和便是漢奸」。從這三派的態度看來，則知在此次清黨中夠得被稱「腐化分子」而必須清除的，必是一二兩派無疑。本來，「腐化分子」一名詞是共產黨加害異己所慣用的口實，我們可以毫不猶疑的指出此次國民黨的清黨令完全是共產黨的作為，國民黨已完全全被共產黨吞沒了。

不僅如此，此次清黨運動恰巧緊接着中蘇協定而來：中蘇商務協定於上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簽訂，而清黨運動則在月杪發生；這難道是機緣巧合可以解釋的嗎？我們試從重慶政府轉眼到莫斯科，更從莫斯科轉眼到全部赤色外交線，對於事件的發展，便可知其決非偶然了。

第一，中國的抗戰一向是以英國為支柱的，蘇俄對此頗為眼紅，她無時無刻不想奪取這太上寶座；在一般抗戰意識中，蘇俄的基礎是打得很健全了，只缺少一把大權。最近，因為英國在英蘇談判中一味採取延宕政策，加之對於天津事件也是步

641258

南京圖書館藏

步委屈求全，這些在熱中於抗戰迷夢的重慶當局看來是不大快意的；對於蘇俄，正是一個絕好機會；她正好利用此絕好機會把中國抗戰的太上寶座從英國手中奪過來，只要中國乖巧聽話。

第二，英蘇談判本來就是一套虛偽的把戲，英國固然不願意它怎樣有成就，蘇俄又何嘗存心組成所謂反侵略集團呢？蘇俄非但沒有反侵略的先天意識，事實上當她一面與英法談判反侵略問題的時候，一面却也秘密和德意進行交接，且其成績已很可觀了：對意國，成立了石油供給協定，對德國，建設借款即將成功。所以，今日之蘇俄已經在對德意妥協之下不必西顧，可以全力注視遠東了。她怎樣注視遠東呢？是不是振作精神與日本針鋒相對呢？不，她決不如此，這對於她并不合算；她所最合算的辦法，是「利用中國」對抗日本，自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使日本消耗，使中國消耗，等待中日雙方精疲力竭，她又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霸占遠東了。

第三，天津事件已經由地方事件演化為整個英日關係問題了，現在已把問題移到東京談判。東京方面，很想使英國改變援蔣抗日的政策；倫敦方面，也很想藉此明瞭「日本在歐洲大戰發生時採取何種態度」（六月三十日倫敦電）。這種演變，在莫斯科方面能放心嗎？——假令英日由此趨於妥協的話，則一向為英國所支持的中國抗戰必將隨之終止，中日戰事一結束，日本勢必移其全力以對蘇俄了。蘇俄看透了這一層，於是先下手為強，乘此機會，把中國抗戰的指揮權抓過來再說，縱令英日果然妥協，只要指揮中國繼續抗戰，日本對於蘇俄終還不會有怎樣的作為。

由上分析，可知此次重慶的清黨運動是怎樣一回事和為的什麼。我們又可以毫不遲疑的說：此次清黨，不是國民黨內部的清黨，乃是共產黨肅清國民黨的一種變形物；清黨的目的不是為中國而是為蘇俄。

我們的論證猶不止此：誠如中央的清黨令是下給各省市黨部的，而清黨的對象又是指黨員而言的；那我們不得不問：現在重慶政府權力所能管轄的省市究有幾何？而在這些省市，黨部的組織、地位及其權力又是如何？再有問者：所謂「黨員」，自然連一般只有一只黨證（現在早已掉了）而不知其他的所謂下層份子不在內，而這些份子現在分布在什麼地方，各省市黨部是不是有案可考呢？據我們所知道的：所謂各省市，除了有幾位拿錢吃飯或者利用某某活動名義騙一宗款項做一點報銷工作之外，根本無所謂「黨部」，至於「黨員」，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此外連影子也不見了。所以，此次清黨，無論其名義上是對何等人物，實際上乃是重慶政治配備的改變，不言可喻。同時，重慶政府治的未來動向，亦不難逐一推知了。

現在，辦理中蘇商務協定的全權孫科仍逗留莫斯科，據說還有不少重要交涉待與蘇俄政府談判（二十日電），我們無別話可說：請孫大少爺索性叫史太林派一員大同志來中國主持清黨吧！再派一員大將來中國主持抗戰吧！等到中國黨色全清，抗戰到底，中國便有出路了！而我們也就可以大呼蔣介石萬歲！毛澤東萬歲！史太林萬歲！還有蘇維埃萬歲！嗚呼中國！

英國外交政策之解剖(上)

王時傑

在資本主義世界現存的制度之下，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都以危害他國的利益來滋養自國的繁榮為最高原則，英國的外交政策，就是這種以危害他國的利益來滋養自國繁榮為最高原則的代表者。

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極度不平衡的情況底下是必然的。因之，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便形成了要求重新劃分世界的暴風雨之前夜的狀態：一面以德意軸心為主幹的所謂法西斯陣線，一面以英法為首腦的所謂民主陣線，相互對立地發展着。尤其法西斯陣線，更是凶猛的抬頭起來；但是，這裏要特別指出的，德意軸心的能夠凶猛的抬頭，與其說這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神通廣大，倒不如說是英國紳士故意放縱的結果。關於這點，政論家杜特(R.P. Dutt)說過：「英國之支持納粹德國，是國際形勢的關鍵」。是的，英國保守黨支配下的外交，本着一貫的「現實政策」，去扶助德國，使希特勒一天天的氣餒高漲起來，同時在這一點上，又使法國感受威脅，而不能不向意大利週旋。所以，在這種形勢下，只有愈使德意軸心活躍，愈陷世界於水深火熱的境地。

可是，不管是在歐洲或者是全世界，決定全局的中心力

量是英國；不管它的態度怎樣，無疑的它可以決定民主的與法西斯的兩大陣線的前途；這已有事實的顯示，毋庸我們多述。所以，我們要對於整個世界動向有所認識，首先就要了解英國的外交政策。因此，理解英國的外交政策便成為把握世界動向的先決條件了。

二

具有舉足輕重的英國，倘若它不顧一切的參加德意陣線方面，也許世界的法西斯會更瘋狂，不然，假使它能堅決的站在擁護和平的旗幟之下，則世界和平的力量，實足以壓倒一切侵略者抬頭；但是，英國却動搖不定，既不想參加德意陣線的行動，又不切實致力於世界和平的工作，而惟我獨尊的，執行一種所謂均勢的看風使舵的「現實外交」政策，這種政策就是在兩個陣線之間不斷的徘徊着；然而不管英國的外交活動是如何徘徊不定，但我們總可以從下面幾點去觀察：

一、在德意日的迫切需要殖民地現狀之下，英國企圖以節節讓步與妥協來和緩戰爭；但是這種企圖是在使戰爭愈不可避免。

二、英國沒有放棄過反蘇俄的領導任務；這是已顯然的表示在捷克問題上過，它以慕尼黑四強會議來造成反蘇的前奏；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之解體，奈格林的被逐於加薩陀，也

是英國在表示它中途跌開赤色伙伴而與德意妥協。

三、爲要維持自己對海上霸權領導世界，它不僅一貫的對美國採取妒忌態度，同時對於集體安全組織也同蘇俄一樣的游移不定。

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外交政策的本身，是具很大的矛盾的，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上，英國固然要努力扶持法西斯，以便集中力量，統一向蘇俄進攻的戰線；但是德意軸心在歐洲的抬頭與日本在遠東的活動，便處處要危害大不列顛帝國之權益的完整，因而，在這種意義上，又使英國感到對和平陣線集體安全制的需要，前一種原因使英國向所謂侵略陣線方面搖擺，後一種原因反使英國不能不支持世界的和平運動，所以英國一直到今日始終是在這種矛盾中傾軋，這種矛盾的根源發展下去，英國是走什麼路呢？讓我們在下面詳細地去敘述。

三

「目前的世界，正遭逢着歷史上最廣泛最可怕的變革，這一變革是由於兩個不同的形式出現的：一個是法西斯國家要求殖民地的重新分割，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藉口扶助弱小民族解放的勃興，這都直接與大不列顛帝國的繼續生存有着很密切的關係」。——(Amery——英國國會議員殖民大臣)

在這一段話中，已顯示出英國外交政策的不易確定與大不列顛帝國生存的困難。

資本主義的王國——大不列顛，是殖民地人民大衆血汗

的結晶，在英國統治下的土地，不下三四、六九〇千平方里，佔世界全面積的四分之一，在英國統治下的人民不下四四八、六三七千人，約佔全人類四分之一，在地域上從亞洲至非洲，從美洲至南美，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從紅海至卡拉賓海，都受英國的蹂躪，英國的領土愈擴大，則人類的自由生息之所愈狹小，英國的統治愈堅固，則被壓迫民族的運命也就愈悲慘！

因爲不列顛是「太陽不落國」，是世界上獨佔殖民地最多的帝國，它所有的殖民地面積超過其本土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這些殖民地，都是英國榨取超額利潤的泉源，也就是它的「生命線」。

首先，英國所以沒有維護和平或挑動戰爭的決心，因爲它恐怕集體安全的和平陣線的建立，適足以授予蘇俄以煽動鼓惑的機會，必然地要慢慢的導引世界弱小民族走上企圖獲得安全獨立解放的道路，這樣，足以使英國整個的殖民地發生反叛運動，所以它對於任何殖民地的獨立鬥爭，它經常的給以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暗地裏的加以無情的壓迫與摧殘。其次，以社會主義獨標異幟的蘇俄，在英國看來無疑的是現世界的叛徒，資本主義社會的破壞者，是它自己的死敵。當蘇俄突然以國際暴徒的姿態出現時，英國會領導做了一度圍剿工作失敗後，它再也不肯、而且不願自己正面的去挑動蘇俄，異想天開的企圖組織國際反蘇俄陣線，而自命爲反蘇的領導者，在反蘇的任務下，公開支持一切侵略行動，甚至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也不足惜。第三，美國資本主義在飛躍的發展中，處處企圖把世界政治經濟的領導權，從英國

手中奪取過來，所以在歐戰後，威爾遜的和平條件中，有成
立國際聯盟一條，這就是美國要取英國而代之，企圖完成領
導世界野心的具體表現；但是，狡猾的英國是看到這一點的
，所以美國所提倡的國際聯盟，便被英國所把持，這是英美
不能調和的矛盾；在「九一八」事變中，美國雖曾採取強硬態
度，然英國却處處表示不合作的歧視神態。這些便是英國不
肯毅然參加和平陣綫的原因，相反地却企圖以反蘇和鎮壓殖
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為其醫治衰老的病症的起死回生的靈劑。

然而，它愈是服用這「靈劑」，愈顯示出它接近了坟墓，
其顯著的事實，就是它一貫的向侵略陣綫的妥協。處處遷就
希特勒墨索里尼；對於東方的日本，則修硬修軟，竭盡欺詐
卑污之能事，自「九一八」至西班牙問題上，都是說明它是會
打「如意算盤」者，想以危害他國權益去緩和侵略者的慾望，
以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然而，事實告訴我們，會打「如
意算盤」的人，每每遇到不如意者十有八九，現在不是又受
了事實的教訓了麼？

四

前面已經說過，英國差不多佔有地球面積的四分之一，
這就是說在一羣帝國主義之間，英國單獨取得大半殖民地，
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上，其他各國對殖民地要
求的迫切是不待說了，尤其是德意日。

在殖民地已瓜分完畢的今天，而獲得獨多的又為英國，
自然英國是沒有加入侵略陣綫的必要；但是在法西斯瘋狂的

以戰爭為恐嚇，而要求殖民地時，英國它明白自己的力量，
不足以應付當前的大戰，所以不願大戰立時爆發，只好設法
以犧牲他國權益來緩和戰爭，但是，目前德意日是否滿足了
呢？不，不會滿足的。第一，因為德國為了殖民地而掀起第
一次的世界大戰，結果戰敗，所僅有的一點殖民地也都為戰
勝國所瓜分，然而它本身是一個工業特別發達的國家，戰後
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中，很快地發展起來，希特勒為了要恢
復戰前的狀況，加緊在軍事上的準備，結果愈感到原料的缺
乏，愈加促進它對殖民地的要求。

第二、意大利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很遲，都是「後起」
之秀，也可以說是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當然需要後天的補
助，也就是說，當意大利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帝國主
義的階段時，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先進的英法美等帝國主義
捷足先登而分割殆盡，同時意大利與日本的本身又是資源很
貧乏的國家。先看意大利吧，它的重要原料，都靠海外輸入
，如軍需品方面：煤油的入口有百分之九十八，石油的入口
有百分之九十九；糧食方面：穀類每年需要外國供給的有百
分之二十五，同時，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首先受威脅的
就是意大利，影響到國內的矛盾日趨嚴重，墨索里尼為了調
和國內的矛盾及轉移國內鬥爭的視線，只有加速度的向外侵
略。至於日本國內的富源幾乎連德意兩國都趕不上，但是，
它却傲倖的在中日、日俄及世界大戰的幾次戰爭中，獲得了
大量的資源，幫助了它資本主義高度的發展起來，加速了工
業生產的集中，金融資本的發達；同時，它也就愈感到市場

的狹小與資源的缺乏，生產過剩，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一般工業的不景氣，小資產階級的沒落農村的破產，工人失業的增加；而且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是建築在向外發展的特性上，它是在向外發展中生長起來的，如果向外發展的大路一受堵截，則危險立至。

照這樣看來，德意日三個被稱為侵略巨頭的國家，爲了緩知國內的矛盾，爲了解除前途的隱憂，爲了獲得更穩定的權益，只有加緊對外的侵略，這是必然的定律，資本主義發展的法則。所以日本就首先奪取中國的東四省，接着意大利併吞了阿比西尼亞，跟着又是德國撕破了凡爾賽條約佔領奧大利，宰割捷克，及德意計劃共管瓜分西班牙，最後，中日問題，也在這種意義之下，由地方事件擴大爲全面戰爭，並且愈戰愈烈的在進行着。這些都是間接或直接的損害了大不列顛帝國的「威嚴(?)」和權益，但這也是英國一向採損人利己的政策所招受的報應。然而英國所認爲侵略國的國家是不會滿足於這一點利益上的，既然不能滿足於現在的這一點點的利益，那只好從不列顛帝國的懷裏打算，也就從下列的表裏去設法。

大不列顛帝國組成表

地名	面積(單位平方里)
歐洲	三三三、六五六
不列顛及北愛	二四四、一九四
愛爾蘭自由邦	六九、一五〇
直布羅陀	五
馬爾泰	三一六
亞洲	五、五三九、〇九四
英領印度	四、六六五、六二〇
錫蘭及馬來羣島	六五、九〇七
伊拉克	一〇、三八三、三〇九
美洲	九、九五三、六五三
加拿大	九、九二一、九七六
紐芬蘭	四一九、五七二
非洲	一、二三三、三二八
南非聯邦	五四九、〇〇〇
吉尼亞	二八五、七〇〇
烏干達	八六九、四〇〇
尼格日亞	九八、一三〇
尼格沙	二、六二六、〇〇〇
黃金海岸	九四五、〇〇〇
英埃蘇丹	八、四九二、三六三
達卡日加	七、七〇四、一六五
澳洲	二七一、二九四
澳洲聯邦	三四、六五〇、四〇七
新西蘭	
總數	
英國將怎樣保持這個現狀呢?	(待續)

英國的海軍實力

某海軍通訊員著
侃如譯

——原文載曼斯特新報——

今日英國海軍戰略上的佈置，與二十

十五年前有兩個重要不同之點。二十五年前英海軍的主力，是集中在北歐的海上，但在東方的兵力較今日強大。在地中海，那時他祇有戰鬥巡洋艦隊一隊，輕巡洋艦隊一隊，和驅逐艦數艘。今日他的主力分為兩部：一部在帝國本部，一部在地中海，而東方艦隊祇包括巡洋艦。

因行政和戰略的關係，英國把七個海劃為七個海軍區，其中六區在海軍部管轄之下，一區受澳洲和新錫蘭政府管轄。前六個軍區的地點如下：

- 帝國本部
- 地中海
- 非洲
- 東印度

中國
北美及西印度

本部軍區在地理上最小然最重要，

他從南大西洋的威德角 (Cape Verde) 羣島伸至北極，西至西經四十度，東面包括全部波羅的海。地中海上的管轄範圍是很顯明的，茲不贅述。中國軍區的範圍廣大，自東至西，佔地球的週線四分之一，南至赤道，北達北極。東印度軍區，是從新加坡至 Narvik 以東的東菲海岸。東印度軍區以南，為非洲軍區：包括整個的南非海岸線，其西幾達 Rio del Oro，與本部軍區銜接，南至南極。北美軍區連同輔助艦隊，包括整個新大陸。

每軍區之實力如下：

- 本部——戰鬥艦五、戰鬥巡洋艦二、巡洋艦五、航空母艦二、驅逐艦二十四、

潛艇五。

- 地中海——戰鬥艦五、航空母艦一、巡洋艦六、驅逐艦二、十四、潛艇八、摩托魚雷艇六。

東印度——巡洋艦三、運輸艦七。

非洲——巡洋艦二、運輸艦四。

- 中國——巡洋艦五、驅逐艦八、航空母艦一、運輸艦五、潛艇十五、摩托魚雷艇六、揚子江及西江砲船十七。

北美——巡洋艦五、運輸艦二。

今日艦隊支配方面，有一個要點，即英國所有的每一艘軍艦均有其極積的任務。然在一九一四年，他除去第一線艦隊以外，還有第二線艦隊，包括戰艦十四艘、巡洋艦隊兩隊，此外還有第三線或稱後備艦隊，包括戰鬥艦十四艘、巡洋艦隊五隊。

華盛頓條約的海軍限制和一九三〇年倫敦條約，使英國海軍的數量大為減少，因而他沒有數足的軍艦，使每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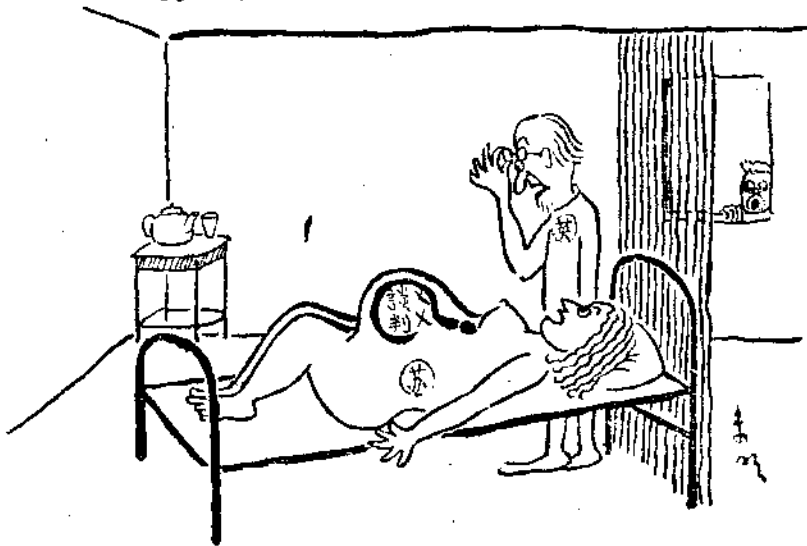
區均有適當的配備。這一點，在東方尤為顯著。一九一四年，英國在中國有戰鬥艦二、巡洋艦四、驅逐艦八、魚雷艇四、小砲艦及內河艦船十六艘；在東印度的艦隊，有戰鬥艦一、巡洋艦二、小砲艦四艘；以南，還有皇家澳洲艦隊，包括戰鬥巡洋艦一、輕巡洋艦四、驅逐艦三、潛艇二艘。

那時的戰略計劃和現在一樣，是聯絡這些艦隊於統一指揮之下。

廿五年前英國在東方有強大兵力，但較這一點更重要的，是英日同盟的存在。英國那時在東方，祇需保持少量的兵力，因為日本準備担任整個遠東的防務。英日同盟終止於一九一九年。現時，日本艦隊會隨時替軸心國家服務。這種局勢改變中的重要性，英國的朝野過於忽視了。同時，發言人對於這一點也一致故意保持緘默。當之局中祇有賀爾(Sir Samuel Hoare)在任海軍大臣時，曾略略提及，而他的標準祇是一個兩半球的標準(A two-hemisphere Standard)。

海軍的整軍計劃，現在正謀應付這個局勢。因喬治第五級軍艦加入服務後，那些以新加坡為根據的較舊的艦隊，已足夠單獨担任東方防務。曼却斯特號巡洋艦及其姊妹艦現已駐防東印度，不

怪 胎 未 明



久將有和他同級的軍艦二艘，愛丁堡號及巴爾發斯特號——開始其處女航，加入中國艦隊。當本部及地中海可用J級和K級軍艦的時候，現在中國服務的那些

較D級艦齡更輕的軍艦可以調遣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這不祇和帝國政府有關：即遠在一九〇九年，曾經開始建立東方艦隊的計劃。這個艦隊擬由澳洲、新錫蘭及帝國政府共同組織，而以那些替領地所建造的一級戰鬥巡洋艦為骨幹。但後因大戰時戰略的需要，這個計劃變更了。自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不論澳洲或新錫蘭政府，都不想在全帝國規模的海防上有所負擔；但英國本身的軍艦數目又不夠負擔這個任務。

可是最近的太平洋會議，却表示大家的意見已趨向着同共防衛香港、都內丁(Dunedin)和哥倫波(Colombo)之間廣大三角形的海洋。這種物質上的負擔是很重的，而其大半，須落在帝國政府的肩膀上。但新錫蘭和澳洲政府三十年前的那種歡迎建立領地海軍的熱忱，現在又復活了。海洋的思想也甦醒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人說，帝國的生命繞在海外，但這是不對的：現在可證實了，一切都在海上，一切都靠着海洋生存。

從匯價漲落說到中國的經濟危機(上) 李公愚

一

我國對外匯價，在二十四年幣制未改革前昇降無一定的標準，其權完全操在外商之手，即全視匯豐銀行掛牌而定高下。我們對外貿易因此所受之損失，實匪淺鮮。自一九三四年夏美國實施白銀政策，收買現銀後，世界銀價日漸騰貴，但我們外匯因操在外商之手，匯價不能隨世界銀價等速度的上升，因此國幣的銀值，實際上超過匯兌比價之上，二者之間，發生差額。於是一班唯利是圖的商人，在我們市場上出售外匯，在倫敦市場上出售定期現銀，一轉手間，獲利頗豐。而我國現銀即在明輪密運之下源源外流。計二十三年七月至十月中旬三個月間，白銀流出凡達二萬萬元以上，其數目之鉅，頗足驚人。雖後來政府徵收白銀出口稅兼課平衡稅，然因我國幣值遠超在倫敦銀價之上，仍難遏止白銀之不外流。茲將二十四年一月至十月上海匯價與倫敦銀價相差之數列表於下，以示梗概。

年	月	倫敦銀價(便士)	上海匯率(便士)
二十四年	一月	二四、七〇九	一六、八一二五
	二月	二四、九三七五	一七、七五〇〇

三月	二七、四七六〇	一九、一八七五
四月	三一、一〇三三	一九、〇六二五
五月	三四、〇六九七	二〇、一八七五
六月	三二、五九六四	一九、三七五〇
七月	三〇、六五五一	一八、三七五〇
八月	二九、四二五五	一七、四三七五
九月	二九、二六七五	一七、九三七五
十月	二九、三四四九	一七、〇〇〇〇

從上表看來我國外匯匯率在二十四年一月後步步上升，表示國幣價值漸漸提高，似與中國有利。其實我國幣值提高，外貨更易大量傾銷；而對外貿易則因幣值提高，物價變昂，不易銷售。同時因匯率與實際幣值不相適合，引起白銀外流，存底日蝕，致通貨緊縮，銀根枯窘，使我國金融發生絕大恐慌。本來我國經濟情形在二十四年前極為紊亂，加之每年入超，已有日落西山之勢；更加此次白銀之大量流出，遂致我國經濟前途之荆棘，更令人不堪設想。幸當時政府得到英國的贊助，而實行新貨幣政策，以中交三行（後加入農民）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將全國白銀徵歸國有，不准通用。一部運存英國，一部留在國內，作為法幣基金（黃金當亦

為基金之一部)，使國家命脈所繫之準備金尚能保全一部份。可是中國經濟經此次幣制之改革後，與英國更發生聯繫。尤以白銀之運存英國，無異成為英國經濟之附庸。緣英國在華投資，為世界各國冠，計至一九三〇年止共投資有十一億八千九百萬美元。所以中國經濟之榮衰，與之有切身之關係，彼焉能不贊助中國幣制之改革並從而操縱耶？

二

我國幣制之改革與英國關係既深，所以對外匯率，亦安定在以法幣一元對英一先令二便士半（他國外匯多以英匯折算），直到七七抗戰之初，尚無多大變動。並將外匯的買賣從洋商銀行的分權，集中到國家銀行之手；同時賦予中外交農以特權，用無限制買賣方法，來維持外匯安定。可是這種方法事實上不易辦到。一則因為我國是入超的國家，每年付多於收；再則許多洋商銀行雖然從成立了紳士協定以後，放棄了固有的自行掛牌方法，而改照中央銀行掛牌，實際上洋商銀行傳統上的地位，依然存在。

就前者言：我國每年都是入超，即是每年都要將國內資金向外流出。試看最近十年來入超的數字，不難明瞭中國經濟是如何的情形：

近十年來中國貿易入超統計表（單位國幣千元）

年份	入超額	佔入口數值%	佔民國十五年入超額%
民國十八年	三八九、六四二	二〇%	九六、二%

十九年	六四六、四三三	三一%	一五九、六%
二十年	八一六、四一三	三七%	二〇一、六%
二十一年	八六七、一九一	五一%	二一四、一%
二十二年	七三三、七三九	五四%	一八一、二%
二十三年	四九四、四五一	四八%	一二二、一%
二十四年	三四三、四〇二	三七%	八四、八%
二十五年	二三五、八〇三	二五%	五八、二%
二十六年	一一五、一三〇	一二%	三八、四%
二十七年	一二三、五五八	一四%	四一、二%

我國抵補上列入超，最重要者不外兩法，即以召募外債與華僑匯款來抵補。以募外債來抵補入超，本是飲鴆止渴的方法，所以我政府近年來對於外債之召募，較為謹慎。因過去歷年積債太多，年必支出一大筆外債本息。據雷麥（Remond）氏估計，一九〇二——一九一三年我國外債淨支出為二八、二百萬元；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年淨支出為四七、一百萬元。舊債積累既如此之重，若再以新債來平衡國際收支，實不應該。再華僑匯款本為抵補入超最良的方法，據雷麥氏估計，一九〇二——一九一三年我國華僑送回金每年平均達一五〇百萬元；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年平均每年達二〇〇百萬元，一九三〇年達三一六百萬元。不過近來因為海外經濟不景氣，華僑匯款，大為減少，據中國銀行估計一九三九年僅二〇〇百萬元，較前年約減三分之一；據商業金融報

之估計，則更不過一七〇百萬元，約抵常年半數。故華僑匯款近年來已不足抵補入超，由此可知吾國國際收支，在平時已不健全，如此而欲維持外匯之安定，捨依賴國際借款及動用國內外之現金外，別無良法。觀乎近來國際借款之增加與現金外流之日多，則中國經濟之枯竭，可思過半矣。

就後者言：各國在華之商業，對於外匯之買賣，全由在華之銀行自由辦理，我國從不統制。實因外商銀行資力之雄厚，我國銀行亦不足敵。據二十六年之統計，上海一埠即有外商銀行總分行二十七家，若論資力，其各總行之資本總額合計達英金一三、七五〇、〇〇〇鎊；美金八九、五〇〇、〇〇〇元；日金四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法幣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比幣二一、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荷幣一三九、〇三〇、〇〇〇盾；華幣八、九〇〇、〇〇〇元；港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勢力可見一斑。因各國每年在華商業上之入超，吾國銀行每年都須提付現金送交各外商銀行，其數目無一定限制，隨各國之入超數而定。綜上而言，我國在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下，必然付多於收，因此而欲維持外匯匯價之安定，以謀國際收支之平衡，在平時已戛戛乎其難哉。

三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全國抗戰後，國內的資金立時紛紛外

流。當時我國對外匯仍無限制買賣，是以國內資金之外流，既易且速。資金之大量流出，當然是經濟上絕大的危機。況我國平時經濟狀況，已甚惡劣；若在開戰之初，即任國內資金不絕外流，是不待軍事失敗，經濟已先崩潰矣。故政府在前年八月十七日頒布安全金融辦法，一面將流通票據作為匯劃票據，只准在同一區域內的同業互為匯劃，不准購買外匯與匯款；一面限制存款提取，以每星期百分之五為限。這樣社會上流通資金可以購買外匯，既限於法幣，而法幣的提存又有一定限制，似可防止流通資金之逃避，而維持外匯之安定。其實匯劃票據加了若干貼現費後，立刻可變為現金；而百分之五限制提存的辦法，滿了二十個星期，全部存款都可變為法幣，這方法顯然無效。所以到去年三月十四日財政部又公布外匯請核辦法，凡欲購買外匯，必先申請政府核准，然後照中央銀行法定價格售與外匯。是即由無限制的供給外匯，改為核准供給。這辦法本應早即實施。但我國為國際貿易市場，若對外匯核准供給，對於各國商業自必發生阻撓，尤以英美最不情願；可是若再不限制，固對英美有利，但日本此時所佔領之區域已廣，以軍用票所換來之法幣亦很多，而華北又欲成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無準備金的聯銀券，掉換法幣，用以套取外匯。則外匯基金勢必有消蝕殆盡之虞。外匯基金枯竭，法幣必貶價格，法幣貶價，反與英美商業有害，所以三月間所施行外匯核准辦法，除日本外，英美各國咸表

示同情也。

單單限制進口貨外匯之供給，仍不足以保全實力，必同時把出口貨所得的外幣貨款，收歸國有，始能增厚海外資源，維持匯兌收付的均衡。這方法政府在去年六月間曾規定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給外匯辦法。對出口貨外匯又加以限制了。不過這兩種辦法是否可以收效。為一耐人尋味的問題。先就限制出口貨外匯而論：在出超的國家，當然可以收效。在我入超的國家，欲靠出口貨所得的外匯來維持匯兌收付的均衡，事實上絕不可能；若以此抵銷外匯上一部之損失，或可稍補。我國戰後貿易入超，不減往昔，茲將去年每月之入超數字錄下，以為憑據。

二十七年中國貿易按月入超出超統計表(單位國幣千元)

月份	出超(十)額 入超(一)	入口數值	入超佔入 口數值%
廿七年一月(一)	一五、九九一	五九、〇八九	二七%
二月(一)	三一、四五六	七二、三六八	四三%
三月(一)	四九、一〇七	九九、二五九	四九%
四月(一)	一〇、三七九	六七、〇一八	一五%
五月(一)	一七、二九一	七四、七〇九	二三%
六月(一)	二、七六〇	七一、六五二	
七月(一)	一〇、一八八	六七、〇七四	
八月(一)	三、〇九三	七七、一一〇	
九月(一)	四、六八五	七五、一三七	

十月(一) 一、九二七 七八、〇四〇 二四%
十一月(一) 七、三八九 七四、三九九 一〇%
十二月(一) 一二、四五七 七二、〇七七 一七%
總計(一) 二五、二七二 八八七、九三二 一四%

此處應附帶說明者，即右表中六、七、八、九之四個月貿易平衡表現出超，實破歷來之紀錄。因此報章騰載，沾沾自喜，各方面多資為談助。其實此種一時的現象，不足為訓，因戰時交通阻滯，商業停頓，人民流亡，進出口貿易兩皆不振，亦固其所，此種減少，乃係必然的，並非中國貿易進步的表現。而且關冊上所紀錄的入超，軍火輸入是不在其內的。即以全年而觀，仍未脫入超境界，是出口貨所得之外匯不足均衡國際之收支亦至明顯。

再以限制進口貨外匯而論：外匯既經核准，洋商銀行自不能向中央銀行如數購買外匯。於是就自行吸收外匯起來，實行廢棄了過去的紳士協定，首由匯豐銀行另自掛牌。同時一般人所申請外匯的數目，亦不能如願購到，不得不設法在中央銀行以外出了高價去購買外匯，於是上海即有暗市之發生。上海暗市固為獲得進口外匯之捷徑，同時亦成為出口外匯銷售之場所。因為暗市匯率較法定者為貴，於是一般出口商亦不願將其外匯結售中央銀行，而買給暗市可以多獲得法幣，因此更助長暗市的發達。由此言之，則上述限制進出口外匯的辦法，至此亦不足以收效了。

(待續)

美國的兩件大事與中國之抗戰

張懷一

最近，美國政治上有兩件大事：一是新中立法在衆院通過，一是貨幣法在參衆兩院聯會中通過。此二事也，不祇是美國政治上的大變革，同時直接影響於中國抗戰之前途。

新中立法原提案人外交委員會主席白魯姆，對於美國軍火運往各交戰國本來主張不加限制的。終因共和黨的反對與民主黨員的多數倒戈，而由共和黨議員伏利斯提出修正案，合併白氏原案，予以通過。

新法案的第一條，規定「不得以軍火軍械(軍用品除外)售與各交戰國，但此項軍火軍械所有權已過戶於他國人民者不在此限」，第二條規定「不得以借款或信用放款貸予各交戰國」。此一規定對於中國的抗戰有什麼影響呢？第一，中國抗戰所用的軍火軍械，完全是仰給外國供給的，現在美國既爲新中立法所限，自不能再以軍火軍械供給中國，中國也就少了一宗實力的來源。至於日本

，雖亦受其影響，但因日本的軍事工業並不落後，她還可以從美國取得軍用品及其他軍需原料，自行製造，而中國則不能。且日本在美國的軍火貿易一向是居於高位的，在此一法案通過之先，日本必早已辦妥了定貨及過戶手續，事實上對於日本并無多大缺陷。相反的，中國的抗戰實力却因此受了極大的打擊。第二，中國抗戰經濟力也是依靠英美支持的，現在中立法中規定不得再以借款貸予交戰國，是即中國今後不能再向美國獲得經濟的助力了。

關於貨幣法，規定美國停止向國外購買白銀及減低白銀價格。美國自一九三四年實行購銀法以來，共向國外購進白銀價值約八八〇百萬美元，其中以中國墨西哥及印度所供給的爲最多。中國是一個藏銀甚豐的國家，過去在對美出售白銀的關係上，增加不少經濟能力；今美國廢止購銀法，實等於斷送中國經濟的一條生路。誠如墨西哥總統卡第納

左右所述：「此一法案若果付諸實施，非特中國將被拋棄而陷於破產，即墨西哥亦將爲德意兩國勢力所控制，而其市場，亦將爲日本貨物所壟斷」。

中國在最近一兩月來，因爲法幣貶值的緣故，財政狀況已呈風燭殘年之象，雖一再實施金融調整辦法，終因實際上的通貨基金化用幾淨，所以幣值一直是一貶再貶，從無抬頭的徵兆。這種情勢，對國外是無法增進抵償信用，對國內是無法維持市場的平安。所望者，在原料出品之外尚能由白銀生產取得一些國際來源，現在是即有生產也無能爲用了。

我們不是一向信賴美國爲和平之天使的嗎？不是一向信賴美國對於中國抗戰最表同情的嗎？如此，便不致於在中國抗戰到千鈞一髮的現在無情的實施如上二法案了。美國，她爲她自己，原屬情所當然，可恥的是惟他國是賴的中國人士，結果却連人家的尾巴也捉摸不到！而現在是不是覺悟了呢？

和漢奸論調鬥爭的正確重要

訓 正

在譯報週刊的第二卷第二期裏面登載一篇署名李正的文章，題爲「和漢奸論調鬥爭的重要」。這篇文章的大意，首先指出：目前是中國一個極重要的時期，要咬緊牙關，掙扎過這個時期，前面的光明大道是不難達到；如果屈服求和，結果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其次是說，在全國上下一心的堅決抗戰的空氣之下，中國人欲出面來調停這戰事，也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必須用各種無恥的手段、毒辣的方法，從各面進行分裂、欺騙、說謊和賄買等陰謀，或可有濟。并列舉這些手段所根據的理由：（一）他們（指漢奸）會說，世上沒有永遠不了的戰爭，戰爭總是要了結的，現在已打了很久，應該結束了；不過，敵方潰退出境的結束和現在講和，分明是完全不同的結束方法，可是如不經說破，也許有人會相信。（二）他們會說：如果長此打下去，國力消耗得太多了，力量消耗太多，國際地位是要低落的，所以不如講和倒好，可以保存國際地位和國力；實際上甲國遠道向乙國進攻的時候，進攻者必定比防禦者消耗得更多的國力，結果國際地位是真的要低落的，如不把它說穿，無暇深究的讀者也許會相信，那就上了他們的大當了。（三）他們會說：中國應該獨立建國，不應該叫別國幫忙，意思是受了別國的幫忙打仗，不如不打；這意思也就是不必叫友邦幫忙，不如向敵人投降。（四）他們還會說：戰爭不是爲了獨立自由麼？現在這些已經得到了，還打下去幹甚麼？獨立自由雖然意義是很明白，但他們却可以曲解，使成爲奴才式的獨立自由。

以上是李正所認爲是漢奸論調的論調，且在每一種論調下面都加以指摘了。這些論調是對那些他們所謂的漢奸所發的呢？其實用不着李正的說明，我們也一目瞭然，顯然是對汪精衛先生所主張的和平救國所發的狂吠。而李正還特別寫了一段，用狗血來向汪先生猛射，他說：實際上，漢奸及其爪牙的各種手段都沒有什麼力量的，只要大家自己有堅決的意志和敏銳的認識力，是不難應付的；若存心忠厚，有時便不免吃虧。又說，有些忠厚的人，往往不相信別人真的會做漢奸，特別是對於像汪精衛那樣在政界混過幾年並且做過副總裁的人，他們心中更在懷疑，莫非他會甘心叛國，情願做民族的奴才麼？但只要是在歷史上，向墮落的人們中間去找尋一輪之後，就知道是可能了。

上面是原文的大意。我們對於那篇文章中的文筆高明到使人看了難以領會也不必去管他；僅就他自己所指着爲漢奸論調的幾點而言，我想稍能明白一點實際情形的人，都能一看便知究竟誰是漢奸吧！第一點，他認爲「世上沒有永遠不了的戰爭，戰爭總是要了結的」這句話是漢奸論調，那末請問世界上幾曾見過有一輩子打下去而永不了結的戰爭呢？至於「現在已打了很久，應該結束了」這句話，那是李正的自語自語，汪先生及所有主張和平救國的領袖們，從來沒聽過他們說過這樣膚淺而且近於無意識的話。汪先生早已指示國人：爲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非出一戰不可時，則必須抗戰，同樣，若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到了可以由和平方法來

實現時，那麼就應該採取和平。那麼，現在是不是應該結束戰爭，就要看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需要來決定，豈像李正所云的一語抹煞？其次，敵方潰退出境的結束和現在講和，分明是完全不同的結束方法，這是李正指教國人的高見，同時也就是指現在講和的即是漢奸的根據。不過我要請問，到底什麼時候敵人才潰退出境呢？憑什麼力量使敵人潰退出境呢？軍隊力量既遠不如人，一敗再敗，一直敗到最後的一隅還是敗，敵人的潰退出境倒未有一點朕兆，自己的軍隊反而敗到別國的邊界了。而不爭氣的共黨，不但沒有力量以稍擾敵方前進之鋒，而且還指使嘍囉，到處「游劫」，使各地民衆日處水深火熱之中。李正當然是共產黨嘍囉；大概他們就憑這一點使敵人潰退出境吧？真是笑話！

第二點，說實際上甲國遠道向乙國進攻的時候，進攻者必比防禦者消耗得更多的國力，結果國際地位是真要低落，因此便指「如果長此打下去，國力消耗得太多了，國際地位是要低落的」；這些話也是漢奸論調。李正既說是「實際上」，又何以這樣不懂實際情形呢？中日兩國近在咫尺，調遣軍隊，輸送軍實，都是朝發可以夕至的。至於中國，雖然是在自己境內，但是平時既無相當的準備，而一切戰時必需的軍火和軍械更無一不賴外國的供給的；即就軍隊本身而言，因為交通工具的幼稚，軍旅的移動，非常遲緩，往往調一支軍隊增援，非等待幾個月長時間不可；因此常有待援的部隊早已全軍覆沒，而援軍尚在半路的情形；而現在重要海道都給日軍封鎖了，軍火軍械的運輸更是難如蜀道。在這樣對比的實際情形之下，請問是進攻者的國力消耗得多呢？還是防禦者消耗得多？講到國際地位的降低與否，也有實際情形足資證明：日本不但在遠東已握有實際的支配權，即在整個的世

界上面，亦大有舉足重輕的形勢。你看德意軸心拉攏她參加軍事同盟，雖經日本迭次拒絕，還始終熱烈要求；英國在天津及鼓浪嶼的無情封鎖之下，受了偌大的打擊與侮辱，也始終不敢疾言厲色的反抗，實際的報復當然更非英國夢想所及。這樣的國際地位，試問比以前降低了多少？反觀中國，又是如何？國際聯盟會開會的時候，顧維鈞雖拉直了喉嚨，高聲大喊地哀求苦告，而抗戰論者聲聲口口稱爲「友邦」的英國，却冷冷淡淡的說什麼「未便接受」，便置之不理了。抗戰論者吃了友邦的閉門羹，還得自己欺騙自己，說是這在友邦也有事實上的困難，不好深怪。所謂事實上困難是什麼？就是怕懼日本，恐怕因此引起日本的不快罷了。英國與蘇俄爲了組織集體安全制度，蘇俄擬把遠東的中國也拉在其中，而英國却始終堅持遠東並不包括在內。這是什麼意思呢？不也是在英國眼中，認爲合中俄兩國的力量，遠遠不及日本一國麼？在這樣對比的情形之下，日本的國際地位，究竟現在降低了多少？中國的國際地位，究竟現在高陞了若干？老實說，若再這樣盲目的抗戰下去，不到幾時，恐怕中國的國際地位，將要高陞到連國家的資格都沒有承認了。我不知像李正之輩的共產黨徒，對此情形還有什麼強詞奪理的解釋沒有？

第三點更滑稽了：照李正的說法，中國是不應該獨立建國的；所以有「他們會說：中國應該獨立建國，不應該叫別人幫忙」的話。我到底不明白在共產徒的眼光中，究竟怎樣是幫忙，怎樣才不是幫忙？「中國是爲英國利益而戰」的，英國以小數金錢借貸給中國，而目的則在攫取我整個國家民族的利權，這種行爲是幫忙麼？還有爲我國人民痛深惡絕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的共產黨，把江西全省燒成白地，使半個華中與半個以上的華南的民衆十數年不能安居樂業；現在借了

抗日對外的口號，重施其殺人放火的慣技，在游擊與焦土的兩種策略之下，眼見又要把全國同胞摧殘到幾無噍類。這種行爲是幫忙麼？幫忙，幫忙，幫點什麼忙呢？幫你早點亡國滅種罷了！日本的行爲，誠然是侵略我們的了，但英國又何嘗不是侵略我們的呢？試問香港九龍爲誰的地方？海關郵政鹽政鐵道……等重要產業和金融機關的大權，是操在誰的手裏？這個友邦的「友」字，實在恭維得有點肉麻！所謂「不必叫友邦幫忙，不如向敵人投降」這句話，我不知道他是睡在夢中說嚙語呢？還是醒着說的？向敵人投降的時期倒輪不到現在；假使英國所希望得到的利益能夠滿足的話，在南京失陷時由德大使作媒介，這就早已實現了。再抗下去，想投降也者也是不久的事了。一旦重慶陷落，或者這個媒介再不是陶德曼是友邦的張伯倫老先生了。共產黨徒睜大眼睛等着看吧！或者即由你們這些赤狗奔走奔走索性把中國併入蘇維埃社會主義俄羅斯聯邦國的版圖，請蘇俄盡最大的幫忙予以全盤的保護吧！

第四點，所謂「獨立自由的意義雖然很明白的，但可以曲解，使成爲奴才式的獨立自由」這個論調，真是妙到無可再妙的了，我不知李正之輩的共產黨徒用何種高明的方法把受人宰割騙策的奴才變成了獨立自由的人物？現在的中國，是不是獨立自由的國家呢？假是與日言和，竟能收回失地，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權與一切不平等條約，解脫了過去的種種束縛，和世界各國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生存於國際之間，則那時的自由仍然是所謂「曲解爲奴才式的自由」麼？總之：在李正之輩的共產黨徒心目中，只有把中國列入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版圖之內，才認爲是真正的獲得獨立自由，而非奴才式的自由。

李正批評中國人存心太忠厚，往往自己吃虧，這句話倒是至理名言。像在法蘭西，因爲法國人聰明，所以一看到共產黨的陰謀，馬上起來督促各黨，把人民陣綫解體，使共產黨徒無從使其搗亂的技倆；在西班牙，也因爲西班牙人的不是阿木林，所以能在生死關頭，毅然起來把奈格林之流的共產黨爪牙驅逐出境，從此西班牙得以粗定其統一的基礎。惟有我們中國人，受盡了共產黨二十餘年來洪水猛獸般的禍患，而現在還聽任此輩赤匪盤踞政府，橫行各地，從容地進行牠們殺人放火的政策。中國人是實在太忠厚了呵！

現在的中國，的確到了「一個極重要的時期」了。我們怎樣才能「掙扎」過這個重要的時期呢？我以為要有兩件大工作：一個是消極的，即是先將那些搗亂成性的共產黨徒肅清除盡，消滅一切禍根，并進而促醒那些迷信英國的抗戰論者，從速實現由自主的抗戰達到自主的和平，藉免繼續斷喪國家的元氣與民族的生機；第二是積極的，即是根本消滅過去的封建軍閥跋扈的局面，擁護德隆望重眼光遠大的大政治家本「和平奮鬥救國」的遺旨喚醒國民，樹立民族自立的政治，奠定國家的基礎，實施適應國際新局勢的內政外交的國策；則中國的復興庶可有望。

現在吾人正努力於這種運動。最重要的工作，的確是在與漢奸的論調鬥爭——與李正之輩的共產黨徒的狂吠鬥爭。因爲這些共產黨徒像他自己所說的「還會扮出愛國的相貌，發出爲了中國利益的論調」，「用各種無恥手段、毒辣的方法，從各方面進行分裂、欺騙、賄買、說謊等陰謀」。牠們的活動，等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忠厚的中國人民，最易受其「欺騙」而有被「分化」的危險。因此，我們對於這種奸徒的狂吠論調，確認爲必須隨時隨地予以揭穿，予以消滅。

從英國對日軟化

論中國和戰之利害

問津

數月以來，日本對英的外交已由靜默的守勢而採取銳利的攻勢了。東京方面時時在鼓動反英宣傳，中國淪陷區的反英運動也日趨高漲；如上海淞滬的工潮，英武官在張家口的被拘，天津英租界的嚴密封鎖，甚至代表英國元首的寇爾大使的生命亦遭受空前的恐嚇，以及最近汕頭的淪陷所給予香港更大的威脅。這些事件的連續發生，無一不在表示日本對英攻勢的尖銳化，無怪乎英國言論界一致認為「英國現已遭遇了一種棘手的局勢，為中日兩國開戰以來所僅見」。其實呢，又何止「中日兩國開戰以來所僅見」，簡直可以說是英帝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遭遇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在目前算受到最後的清算了。

然而英國是在軟化。軟化的事實：先就上海淞滬的工潮來說，英籍職員丁格魯的犧牲，英政府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具體表示，再如大使館武官的被拘，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回報，至於英籍船舶之被檢查，也似乎不是不足道的小事；更以天津英租界的封鎖而論，起初，英政府還準備循序實施各項措置，如（一）廢止一九一一年英日商務協定；（二）對於日本貨物輸入英屬各殖民地者，徵收高額進口稅；（三）限制日貨進口數額；（四）以特種措置對付日本貨幣，並加緊援助中國的法幣。但是，事實告訴我們，英國始終未決定施行這個計劃，她迄今尚不欲變更其綏靖計劃；張伯倫氏且更作妥協的

馬克思主義之崩潰

毛一波

三 國家與革命

許多社會主義者主張不同的最要地方，特別就是他們對於「國家」的觀念。其中約可分為兩大流派：第一派是尊重國家的職務，想把國家的權威大大擴張，利用他去做各種改良的革命，然後聽其自然消滅；第二派則以為國家在現今並沒有存在之價值，不但憎惡他現在的形式不好，就令他進步到任何形式，也是社會革命的障礙物，而主張廢棄他。大概前一派以馬克思主義者為其代表，而後一派則屬於無政府主義者。本章即在分別敘述馬克思派對於國家的意見。

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態度，不十分容易捉摸」；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很難找出顯明的意見。列寧在他所做的「國家與革命」中，開始便為馬克思歎息，以為馬克思主義受人錯解了。他想「恢復馬克思對於國家問題的學說的真正性質」。他說：「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在勞動運動中正合作強奸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工作。他們遺漏、刪除和曲解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他的革命的精神；……我們首要的責任，就是要恢復馬克思對於國家問題的學說之真正性質；為達到這目的起見，就必須博引馬克思、昂格思他們自己的著作。但是列寧的著作，雖然徵引了許多昂格思的著作，而對於馬克思的意見的徵引，却不完全啊！或者列寧也以為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態度真是不易捉摸罷？實在，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意見，並不完全，他的「資本論」

姿態，表示只要日本不把天津事件的性質擴大而為迫令英國放棄條約權利的爭端，則天津英租界當局將允重新考慮引渡刺程案的四嫌疑犯；張氏認為彼所推行的綏靖政策，實為唯一的善策，於是起初預備實施的經濟報復策略，亦因之而無形的打消。英國在遠東問題的一再退讓，正是表明她不願開罪日本惟一的力證。

英國為什麼對日本軟化呢？其原因不外下列諸端：（一）她是因為歐洲局勢的緊張，為顧及歐洲問題不得不在遠東方面表示讓步，假使德義再繼續跋扈加緊擴充其勢力於地中海巴爾幹，則英國整個的動脈，將被切斷，威信必一落千丈，於是在遠東方面就不得不再退讓，維持暫時的苟安。（二）英國首相張伯倫氏尚未肯放棄其所推行的綏靖政策，德義尚欲妥協，又何必得罪遠在東方的日本？（三）正是為保存她百年來在遠東苦心經營的既得權益，因此力事隱忍持重，避免一切可能的衝突，而向日本委屈求全。（四）自中日戰爭以後，遠東外交的機運，已由英國而轉入美國之手，目前美國在遠東方面對日外交並沒有什麼大的磨擦，而且極不願與日本發生衝突，英國既已唯美之馬首是瞻，今又何必單獨的冒險和日本「翻臉」呢？基於以上幾個原因，日本也就看準了英國的弱點，改守為攻，得寸進尺，處處對英施以壓力；同時，英國亦祇得忍氣吞聲，隱忍遷就，以期或能保持遠東權益的安全。

英國對日外交既如此軟弱，其與中國抗戰的前途，自有重大關係。我們知道，這次中日戰爭之發生，乃緣於前年英日倫敦談判失敗所致；在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倫敦談判的議案

雖是做得很好，然而他的國家觀，却有些矛盾：這在許多安那其主義者曾加以深刻的駁斥過的。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曾說：「共產黨更被人非難的，就是希望廢棄國家，……勞動者沒有國家，我們不能將他們原來沒有的從新去掉」，這究竟是主張國家的存在呢？抑是否認國家呢？關於這點，即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均不一致；而在我們非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簡直莫明其妙了。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曾說：「各文明國的各种國家，雖形式各有不同，亦有一共通點：即是他們均立足於近代資本主義的地盤上，……和將來的國家相對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究竟蒙何種變化……；這問題祇依科學才能解決，儘管把「人民」和「國家」這些名詞來鉤心鬥角，是無補於這問題的」，由此，我們知道馬氏承認現代的國家是立足在資本主義的場合上，而將來的國家究要如何變化，連他也不知道；但他主張利用國家，而行無產階級專政。其次我們看昂格思是如何主張。

昂格思對於國家的態度，極為明白；比較馬克思的意見，是有系統得多了。在他風行一時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說：「國家完全不是社會以外的強制權力；更不是黑智兒所說的一種「道德理想的實殘」或者「理性的實現與想像」；他乃是社會進化到一定程度的產物。當社會分裂成爲幾個不可調和的階級抵抗與經濟上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社會自身不能克制或醫治這些衝突與抵抗，然而這些衝突與抵抗決不能自作自息；社會無窮的羅這些無益的爭鬥，便自然而要求一種顯然統治社會的勢力來平息各種衝突，而網維一切於「秩

提交於英下院時成了僵局，於是便來了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後在七月二十八日英國致日照會宣佈了倫敦談判的破裂，於是便來了「八一三」的上海戰爭，直到現在。我們可以說戰事的發生，是我們被動的以英日倫敦談判的決裂作為和平到了最後關頭，乃迫而應戰。在戰事的過程中，我們自唯視英國而轉移唯英國馬首是瞻，其她如美法蘇等國，還是次要。換言之，這次中國抗戰的唯一支持者就是英國，尤其在經濟方面丟不了英國；於是英國就成了這次中國抗戰的「靠山」，然而現在「靠山」是軟化了！我們還是眼睜着被人犧牲，仍舊被動的盲目的堅持無把握的「抗戰到底」的謬說麼？我們是應當利用時機來爭取主動的「和」，那才是解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途呀！

歷史的事實是最值得我們鑒鏡的，捷克亡國的慘禍，西班牙失敗的教訓，無不是被動的一味依賴他人而遭遇悲痛的結果，到今天如果還有人主張唯他人是賴一味盲從抗戰到底以致斷送國家民族之生存，那真才是民族的罪人，那才是真正的「漢奸」。而且所謂「抗戰到底」者，又是第三國際授予中國共產黨的陰謀口號，共產黨人之所以要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和議的，是因為中日戰爭一日不息，蘇聯一日安枕無憂；為的使蘇聯安枕無憂，應該使中日戰爭一直的打下去；再因為戰事延長，中國民愈窮，財愈盡，於是共產黨人愈有所憑藉。事實上證明，蘇聯之援助中國抗戰，其目的之一在解除其本國之危機，另一方面就是使中國不久變成其附庸的蘇維埃，這是蘇聯的真面目。蘇聯對中國的幫忙既若此，英國對中國的幫忙又若彼，任人愚弄的盲目抗戰，又那能解救國家的危

序」的界限之內。這種勢力是由社會產生的，但建立在社會上面，而且漸漸與社會隔離，——這種勢力就是國家」。

昂氏上面的意見，是以為「國家是階級不能調和的產物」。他並且承認「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你看他說：「國家是產生於平息不同階級的衝突之需要，同時又是這些階級的衝突之結果，所以國家一律是最有權力和經濟上佔優越階級的；這階級靠國家成為政治上的優越階級，因此得着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家族之起源」德文版第一三七頁）；又說：「今日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工錢勞動的工具」（同上——一三八頁）；於是他以為當着階級消滅的時候，而國家亦隨之不免於消滅」（同上——一三九至一四〇頁）。昂氏對於國家消滅的意見，具詳於「駁杜林格」一書，其中說：「無產階級既得管理國家政府，第一就是把生產工具變為國家財產。這種行動，就消滅自己為無產階級，並消滅一切階級的分別和階級的衝突，並隨之把國家亦消滅掉。過去和現在的社會，是在階級衝突中進行的，社會必得要國家；國家是剝削階級擁護自己階級的生活的外部條件，而尤其是強迫保留被剝削階級在某種生產方法所決定的某種壓迫條件（如奴隸，農奴，工錢勞動）之下的一種組織；國家是社會全體的代表，是社會有形體的化身；不過國家所以是如此：是因為國家是某階級的，國家在某時代就代表社會全體。在上古時代，國家是奴隸的所有者的——他們是國家唯一的公民；在中古時代，國家是封建諸侯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當最後國家真正成為社會全體的代時，國家就成為無用了。從階級統治和因現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生的個人的生存競爭，就是因為競爭而起的矛盾

亡？此時此日，自只有「和議」，用以結束這次不幸的戰事，而拯救國家民族的生存。

再退一步說，抗戰迄今，實際上也可說是已達到抗戰之目的了罷！何則？此次戰事的開始，是由於日本輕視中國的抵抗力，最初以為可以不費任何代價可使中國屈服；然而，經過兩年的戰事經驗，中國雖不能戰勝，然亦決不致亡國。日本因為當初估計的錯誤，加之亦知繼續支持戰事的困難，於是而有近衛的宣言，透露了和平意思的表示。我們最初抗戰目的原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及行政之完整，將來如能在和平會議上折衝得宜，則國家獨立，仍可保持，如此則抗戰之目的已達，何必再堅持無補於國的抗戰到底而使人民作更大的犧牲？所以，這次的和議之發動，乃是我們英勇將士浴血抗戰所得的結果，亦是戰爭對手認識我們抵抗力所致。因此，抗戰的目的既已達到，當然可以開始和議，故此時之和，非屈服的和，乃平等的和。今日日本既深知不能滅亡我國，而我國亦深知不能滅亡日本，日本想和，我們又何必拒絕和呢？況且歷史上有戰即有和，戰與和是互相連繫的一因一果，這就是因為世間決沒有不能了結的戰爭。英法百年之戰，從一三三七年起了衝突，一直打倒一四五三年終止，整整的一百年，在中國已換了兩個朝代，（從元順帝至元三年到明景宗景泰四年止，）可算得是「仇深似海」了，但他們畢竟亦有「言歸於好」的一天；現在英法且因防德義而締結軍事同盟，親密非凡。這次中日戰爭，雙方死傷將士在百萬以上，流離失所的難民在千萬以上，財產損失難以計算，精華所在盡屬焦土，我們一念及此，真是悲感萬狀，如不趁此時我們的政

和過剩的都一併消滅時，即無需國家了。國家最初的行動，就是承當管理生產工具，在這行動中，國家確實代表社會全體，而這最初的行動，就是他做國家的末次的獨立行動；國家權力的干涉社會關係，那時將各處的變為無用而終至自己完全消滅。政府對於人民的權力將代以事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導。國家不是將被「廢除」，他將逐漸消滅。……從這個觀點，我們必須反對無政府黨的要求：國家應當立刻廢除」（原書德文版三〇二頁至三〇三頁）。

至於列寧呢？列寧是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他平日的主張，均是從馬克思與昂格思得來，他的國家觀，也與昂格思一樣，「國家與革命」一書，是他極滿意的著作；他在這書中除盛稱馬昂二氏的意見的正確而外，他自己也說：「國家是階級衝突不能調和之產物和表徵。國家產生於何時，何地，到何程度，直接依靠何時何地到何程度而社會之階級衝突萬一在客觀上不能互相和解。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就證明階級鬥爭是不能調和的，……照馬克思所說，如果各階級之調和是可能的，那末，國家就不會發生，也不能保存他自己」。又說：「國家之武力組織是一種特殊形式，其目的在維持某階級的暴行於永遠」（原書第二十八頁）。

因了上面的理由，列寧對於社會革命的意見，便繼承着馬克思的教義，主張利用國家的權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以為「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的強力政治」，亦即是「無產階級國家」（見「國家與革命」九一頁及「無產者革命」二七頁）。他並且明白的說：「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階級之先鋒，組成支配階級，以強力鎮服壓迫者」（「國家與革命」九三頁）。

府還可以支持，軍隊是能夠存在，日本已不願再戰，條件不致於亡我的時機，斷然作和平的談判，還要等待何時呢？

時至今日，中國已不能再戰，而是可以和平了。何以說不能再戰呢？以如此破碎兵力，枯竭財政，加之名城盡失，交通截斷，不獨無力制勝，而且步步潰退，處處逃亡，這是不能戰。何以說可以和平呢？今日日本已認識中國之不可亡，近衛之宣言，如作和平談判之條件而言，則非亡我之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如談判折衝得宜，國家之獨立與民族生存可保，失地可復，這就是可以和平。加之國際援助之別有用心，奧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以至阿爾巴尼亞等之前車可鑒；處此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時，若不應時而和，維持我民族的一息生機，前途何堪設想！國家不是兒戲，民族不能孤注，政府的政策要迅速敏捷，要堅定果敢，要光明正大，要認清形勢，既不能戰，就得和平；反之，舉棋不定，其結果只有斷送此一息生機，亡國滅種而已！

我們觀察目前情形，實有從事結束戰事之必要。外援既不足恃，自身又不能戰，唯宜適可而止，開始和議，平等協商，以挽危亡。如中日兩國間能澈底覺悟，實行真正合作，而以善隣防共經濟合作為基礎，彼此互相尊重，以平等地位，各謀互助，則非但現今之懷疑可以冰釋，即歷年以來之仇恨，亦可掃除，這不僅與東亞和平有關，且亦世界和平所繫。

這樣，中國將來或可保其生存獨立進而為現代的國家。全國賢明的同胞呀！一致起來參加這個「講和救亡運動」，擁護犧牲一切的汪精衛先生的「救亡政策」罷！

在列寧的意思，以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會把「國家機關一起貶到古物陳列室裏去」，換句話說，即是國家將要逐漸消滅。但這是否靠得住呢？若納耳 (Roller) 曾批評說：「照馬克思派的學說講來，若破壞現在的國家：應該先將國家權力拿到手；一面反對現在的國家，一面又熱心於國有專賣事業……：馬克思派的戰鬥法和他的政治運動，空同他的學說辯證法首尾一致；他說人民不可把生產機關直接拿來自己經營，總當先拿了國家的權力，把生產機關集聚到國家手裏，如同上天下雨的樣子，人民再受國澤……」（見「總同盟罷工」）。這樣的改革，能消滅國家嗎？

巴枯寧反對馬克思派之主張利用國家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在所著「國家觀念與安那其主義」一書中說：「假定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了，那末，他對誰實行統治呢？由此，我們可知道尚有其他無產階級服從這個新統治者與新國家……：假定國家仍繼續存在，那末，必須有統治階級與奴隸階級，所以國家而無奴隸，簡直是無謂的欺騙」。

我們認定馬克思派的國家自然消滅說，是無謂的欺騙！他們所謂要消滅國家，必須先利用國家，乃是一種怪論！如果依照他們的政策做去，國家是永遠不會消滅的！我們相信社會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國家。

關於這一點的批評，我想在另外一個地方去說。

（本章多取材於 Graham 所著 "Anarchism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一書）

關於國家紀念日

葉紀懷

妙之象徵」了。

三

一

上海報人着實夠趣！他們一向着了共產黨策動的陣線論的魔，無論那一件事，提到英國，馬上帶到法國，帶到美國，帶到蘇俄。他們似乎把英美法蘇看做麻將牌中的一付「花」，梅蘭竹菊或者琴棋書畫，摸着一只花，又想來兩個，三個，最好全付四只。四只一道，才是陣線哩！

國家紀念日，原是各個國家的事，各有各的意義，各有各的價值，烏可混為一談？乃我上海報人，思想玄妙，筆法高明，因七月一日、四日及十四日為中美法三國的國家紀念日，乃不惜以拉馬之精神而通論之曰：「此三大『民主國家』之寶貴紀念日，適同在七月上半月之內，可謂一種極『自然佳妙』之象徵」；尤以申報七月四日的社論，更似發了狂，既說是「這類巧合是偶然的」，又說「卻亦象徵着歐美亞三大民族的共同意識，象徵着三大民族目前密切的友誼，有其先天的基礎」。他們唯其不着實際

，只有空喊「象徵」，把他們的「民主陣線」象徵為「先天的基礎」，誠屬「佳妙」之極。然而，所可惜者：英國與蘇聯的國家紀念日偏巧不在此「七月」之內，否則，上帝也要大加讚美哩！尤可惜者：此三國家，雖同「月」而不同「日」，否則，正不妨由上海報人發起，照「集團結婚」一樣來一個「集團國家紀念」了！

二

關於這個「七一」國家紀念，有一足令上海報人掃興的消息：六月二十九日重慶電：「據路透社所得負責方面消息，外傳中國政府通令全國擬於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紀念日懸掛國旗之語，殊屬不確。據稱以前雖定是日為國家紀念日，但現因國家紀念日為數過多，政府已決定五月五日為孫中山就任總統紀念日，同時更將為國民政府成立紀念日。蓋以目前國難方亟，政府方面願將國家紀念之日儘可能予以減少」云云；如此說來，七一紀念將不復能與民主國家的美法兩國同呈「先天的」「自然佳

話又得轉灣去說：政府多種實際大事不去考量，為什麼却有心計較這多也少也毫無關係的紀念日問題呢？我們覺得：紀念日問題不在次數之多寡而在紀念之性質。國家紀念的性質要不外國慶與國恥兩類，國慶紀念，多多益善，國恥紀念，愈少愈佳。假使可能的話，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是國慶紀念，有何不好？——若說恐怕人民感覺麻煩，那是多化心思；譬如教人民每天懸掛一次國旗未必比每天着一套衣服更要麻煩吧？——在國慶的反面，假使可能的話，最好不教有一天是紀念國恥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之所言，諒無大錯。然而，現在政府預備把國慶式的「七一國府成立紀念」減去，而把牠移植到五五去，却是為何呢？國家紀念日可以隨便移植，真正聞所未聞！既然如此，又何不把所有國家紀念日併在一天，以便一天之內把她們統統紀念一下完了算數呢？而且，若果如此，則一切關於時效的規定統統可以任意更改了：這似乎又牽涉到立法問題。

黃岩人的苦悶 (續)

林 鈞

——通信——

黃岩的米產，平時自給還有餘，抗戰以來，黃岩的官，要各鄉百姓實行積穀，不許私自出糶；否則不但沒收，還要重罰；並且要一保歸一保，一鄉歸一鄉，一縣歸一縣——就是甲縣甲鄉的米，不得運到乙縣乙鄉；縣與縣及鄉與鄉的交界處，都有警察壯丁隊巡邏防守，以免偷漏。這樣一來，黃岩的米大賤了，平時每元只能籾糙米一斗，現在可籾白米二斗左右了；於是窮人喜形於色，地主愁眉苦臉。誰知不到兩個月，米價突然飛漲起來，一日裏漲到半斗以上，每元錢一斗三四升也籾不到了。民衆正在摸不着頭腦，忽然消息傳來，海門(黃岩附近一大商埠)爲了這件事，已經發生慘案：

原來有個姓王的暴發戶(做一任稅卡主任，刮得幾十萬)，在上海借着某救濟會的名義，到黃岩來辦食米三千包，因爲得了當地高級大官的慈悲，認爲救濟會用的米，可以多辦一點，不過在抗戰時期，要抽點手續費，每包七元(藉以增加抗戰的實力，這是一舉兩利的美事，結果三千包變作三萬三千包，共抽手續費三十萬左右。當地百姓得到這個消息，就糾合千餘人到輪埠守候。官老爺們眼着這件兩利的美事給不識時務的百姓弄壞了，於是就大發雷霆，在各要道排列機關槍，說這些百姓都有漢奸嫌疑，擾亂地方治安響應敵人，若不立時解散回家，馬上開槍，格殺勿論；結果，死傷了

許多人。米終於出口了，官的手續費到手了；從此黃岩的米，源源從海門下塘港(黃岩南鄉海口)一船一船的運出去。在下塘港還發生了一件滑稽的事：某日上午九時左右，鄉長老爺同警察官聯袂乘馬一面飛也似的奔跑，一面大聲曉諭居民說：「今夜敵機要來轟炸，你們務須在六點鐘之前關門睡覺，不許點燈，不許窺探張望，免得予敵人以轟炸的目標。違者嚴重法辦」。百姓嚇得魂飛魄散，那敢不遵呢？於是不到六點鐘，都關上門，躺在床上等炸彈光臨。結果嗚嗚聲的飛機倒沒有來，却聽見路上萬馬奔騰連續不絕地響了兩三個鐘頭，因此引起了居民的疑心：難道是敵兵上岸了麼？怎樣上来的呢？爲什麼響聲不從海邊飛向岸上，而由岸上飛向海邊呢？有些胆大的，就起來窺探一下：呀！那里是敵兵呢？原來是米販子嘍！隔了幾天，却又有某老爺(鄉長)偷米出海被捕的消息遍傳全縣。事情是這樣的：這位鄉長(姓梁的)的偷米出口，本來已經照例向當地的官說好了的，但是官忘記了通知巡夜的水警，當這位鄉長督同挑夫下船的時候，巡夜的水警過來盤查，他以爲自己是老爺又是與官同謀的，所以很威風的置之不理，還不耐煩地大罵起來；這個水警惱羞成怒，帶了隊伍，把米、船、人一併拘獲，解縣府法辦。當時百姓們都以爲這次總應該重重的懲辦一下了！誰知三天之後，縣裏傳示出來：不許百姓輕談偷米出口的事，若造謠惑衆，重責不貸。後來知道，縣官的法律，給鄉長老爺五萬元鈔

票壓倒了。這樁事情發生之後，偷米出海的案子，辦了許多，而且辦得很認真，每次船上旅客帶幾條年糕幾升米到上海給家人們嘗嘗家鄉滋味的，都要重重的處罰，而結果呢？米價自每元二斗漲到一斗五，漲到一斗二，一斗，現在祇有七升了。於是黃岩的地主們，對於官老爺的德政，皆有相當的讚頌，窮人呢？我就不敢替他們說了。

做黃岩的官，和在黃岩社會上做事，的確也太困難了。譬如說抗戰是我們認為最神聖的事業，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復興，都在此一舉；而黃岩的百姓，尤其是農民，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埋怨戰爭的；他們不曉得民族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國家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只覺得自從打仗之後，他們的生活，一天艱難了一天，他們的幸福，一天被剝奪一天，你如叫他為國家民族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他們就罵你熱昏。而黨部裏的先生們，只知道在城裏貼貼標語，向下級黨部發發通告，從來不肯輕易到鄉村走一步，去對農民們說個明白，也難怪他們不懂這種國家民族的大道理了。

抗戰開始以來，黃岩的抽壯丁，已經抽了十多次了。抽的時候，把所有壯丁的姓名寫在竹籤上，當天抽出，需要幾名壯丁就抽幾根籤，以示鄭重；但是辦法雖然很公允，可是在實行的時候，却又有許多的變通，因為這個事情是由保長主持的，保長抽好之後，送到區公所檢驗體格，再送到縣裏集合送去受訓。保長對於保內的壯丁，當然非常熟悉：誰有錢誰有勢，都很清楚；抽到有錢的，就可大筆的進賬，化了幾個錢便不難買個窮人來張冠李戴的去搪塞；有勢的應該賣

點面子，就是拉個未抽到的壯丁來代替，又有何不可呢？結果，被抽着的盡是些無錢無勢的農民之子。他們全靠兩手的勞動，來養活一家的，一被抽去之後，全家生活即失了保障；並且鄉下人的觀念，以為一抽去之後，便要送到前線去打仗的，一到前線，便是死多活少；所以每次抽壯丁的時候，總是號哭之聲，遍於鄉野，農民們沒有一個不是怨眉苦臉的。他們沒有辦法，只好逃走，好像一能逃脫之後，便跳出了死神的巨掌一樣。官與保長老爺，於是不得不調兵遣將到鄉間去捕捉了；日裏夜裏，田間屋內，盡是捉壯丁者的足跡；他們一看到年紀差不多的，不論你是否已被抽着，一律捉住再說，甚至半夜三更，敲門搗戶，從床上拖起的也有，從衣櫥裏拉出的也有，於是翻箱倒篋，有壯丁捉去壯丁，不看見壯丁，便把衣服錢鈔，順手牽羊地帶去了。鄉民見此來勢洶洶，早已嚇得半死不活，求老天保佑不要捉去了人，已是萬幸，還敢計較錢物麼？所以捉壯丁的樂得寫寫意意的發點洋財。結果，官，老爺，兵都公私兩利，既為國家効勞，捉了不守法紀的頑民，又可生財有道，新闢一條利源；而百姓呢？眼看着愛子用繩子縛着索向死神口裏去，眼看着自己血汗所得的財物，放到別人的衣袋裏，剩下來的儘是白髮老人，垂髫稚子，和無人耕種的田地，……這些在官老爺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保護國家是人民的天職，國家亡了之後，你還有父母子女田地麼？」誰敢反駁他？只有把苦悶攔在肚皮裏充飢罷了。

抗 議 旬 刊 第 十 一 期
二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出 版
編 輯 人 江 鎮 南
發 行 人 狄 淵
經 售 處 各 書 坊
定 價 五 分